

人性與傳統，藝術永恒的源泉 蘇聯二戰宣傳畫的文化魅力



《在兒孫英勇行為中，看到祖輩之光榮》

在戰爭時期，宣傳畫是非常重要的鼓動工具；在和平年代，則成為了解歷史和當時社會情勢的藝術符號。蘇聯的戰時宣傳畫便是如此風格。它們的創作題材、表現手法，都沒有單一化、格式化，而是充滿了民族性和人道特質。故而，戰爭反思的意義貫穿始終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

在蘇聯電影《莫斯科保衛戰》中，有這樣一個鏡頭：軍官前往戰爭博物館，拿出了沙俄時期抵抗外敵、具有光榮傳統的俄國老式軍旗，帶往前線部隊授予軍人，以此激勵軍心士氣。這種對傳統的執着和尊重，也體現在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宣傳畫中，洋溢着人性色彩與光輝。

祖先精神的繼承

1941年，德國入侵蘇聯，蘇聯偉大衛國戰爭爆發。為了提振民心士氣，鼓勵軍人奮勇作戰，藝術工作者們也開始拿起自己的畫筆，為戰爭的勝利作出自己的貢獻。戰爭宣傳畫，有的主題是激勵民眾參軍報國或增產報國；有的則直接面對前線軍人，激勵士兵不怕死、不怕苦，一鼓作氣消滅納粹德國侵略軍；有的則表現淪陷區民眾生活的悲苦，強化軍人的鬥志。不同主題，創作手法和意象選取各不相同。

1917年布爾什維克建立政權之後，藝術創作開始朝向了紅、光、亮的方向演化。這種以紅色為基調、以昂揚主題為內容的藝術創作風格，曾經深深影響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。彼時的藝術作品，強化的是階級性、人民性、革命性，在此基礎之上，才會討論藝術性的問題。此種文藝思路的極端化帶來種種問題，我國曾深受其害。

不過，製造這一藝術風格與體例的蘇聯，則並未完全如此。在蘇聯的不少戰爭宣傳畫中，其祖先意識、民族意識格調甚為鮮明。例如名為《在兒孫英勇行為中，看到祖輩之光榮》的戰爭宣傳畫，畫面上的主體意象，是一個身著鎧甲的古代俄羅斯勇士，他正在注視着遠方攻擊德軍的蘇聯軍隊，並欣賞着蘇聯的戰果。這是典型的將祖先意識抽象化的手法，洋溢着鮮明的民族自豪感。

祖先意識的繼承，也可以採用具體化的方式。《無畏戰鬥，因為我們是蘇沃洛夫、夏伯陽的後代》是祖先意識具體化的典型之作。蘇沃洛夫是沙皇俄國時期的常勝將軍，從蘇聯時代至今，俄國的蘇沃洛夫軍事學院都是頂級軍校。宣傳畫以血緣、繼承的基調，讓蘇沃洛夫的軍事常勝精神伴隨蘇軍左右。

祖先意識也可以自然化。《喝着母親河——第聶伯河的水》具有鮮明的烏克蘭民族風格。畫中的蘇軍士兵，正在喝着第聶伯河的水。畫面沒有硝煙，但結合烏克蘭陷落的史實，提示着民眾和軍人，收復淪陷

《喝着母親河——第聶伯河的水》

藝訊 整理：Jasmine

荷蘭國寶級藝術家 Suzan Drummen 帶來「福、祿、壽」

今個新春，就連商場的氣氛都充滿了藝術氣息。德福廣場特別邀來享譽全球的荷蘭國寶級藝術家 Suzan Drummen，施展一場超大型的閃亮魔法，呈獻「駿寶招財華麗園」——在8天內動用88萬粒水晶、寶石、鍍金屬、反射鏡和光學玻璃等閃亮物料，即場逐粒逐顆拼砌粘貼，裝飾場內的亭台樓閣以及與實物原大的立體「福、祿、壽」三匹寶駿。

以品味超卓聞名的前荷蘭女王 Koningin Beatrix，和歐美各大美術館都擁有 Suzan 的珍藏作品，Bling Bling 在 Suzan Drummen 的魔術手上，不只是小玩意而會成為閃亮的藝術。

Suzan 以往的作品都是設計在地板或牆壁上，這次為配合中國馬年的主題，首次嘗試在立體雕塑上創作——體型有如真馬，分別在身上刻着象徵「福」、「壽」紋樣的兩匹寶駿，身上披着 Suzan 精心設計的 Bling Bling 圖案，並肩佇立在重檐八角亭前，寓意「福壽雙全」，背景仿照大戶人家的傳統

庭園建築設計，走過琉璃瓦頂的月門，便能看到畫滿桃花的影壁，有小橋、花徑蜿蜒其間，遍植桃花的地台（約18×8呎），一整片都覆滿了 Suzan 最擅長的 Bling Bling 幾何圖案設計，與「福壽雙駿」互相輝映。

荷蘭才女 首度接觸中國元素

Suzan Drummen 多才多藝，本身是畫家、攝影師、電影製作人兼裝置藝術家，活躍於歐洲藝壇，秉賦藝術家的敏銳和巧思，早於全世界都還未認識「Bling Bling風」的1991年，她結合自己在各項藝術上的領悟，加上現代女性對華麗的全新詮釋，獨創出讓世人眼前一亮的 Landscape Printing 在地板或牆壁上用手慢慢排列出漂亮的幾何圖案，以大大小小的圓形為主，乍看俐落，但實則繁複無比，每一個組合都用多角度切割的水晶、寶石重重堆疊拼貼而成，並用反射鏡和光學玻璃等襯底，經由天然光或燈光折射，便會閃耀出層層遞進的迷幻光芒，讓人

恍如置身巨大的萬花筒，為觀者帶來前所未有的感官體驗和視覺刺激，藝評家譽之為「光學效應和空間結構的完美結合」，多年來她在歐美舉辦過60多次展覽。

Suzan 使用的閃亮物料，某些直徑小至2毫米，數量動輒達十多萬顆，她曾經創作的作品面積則可大如籃球場！若要完美呈現作品，事前便必須經過精心設計，甚至每一次的粘貼動作都要非常精準，需極度的專注和耐心。今次她在短短8天內，完成88萬顆閃亮物料構築的「駿寶招財華麗園」，除分秒必爭，還首次挑戰了在立體物件（駿馬雕塑）上做 Landscape Printing。

Suzan 表示：「我承認這對我而言相當困難，我的作品通常較抽象，從未試過在立體物件上創作，但這是我首次到亞洲、首次接觸東方文化，我尊重中國傳統，知道農曆年對中國人的重要性，所以樂於接受這個挑戰，希望藉由作品將祝福送給香港市民，也希望這次嘗試也能給予我更多靈感和突破。」



《你是我的希望，紅軍戰士》



《無畏戰鬥，因為我們是蘇沃洛夫、夏伯陽的後代》



《喝着母親河——第聶伯河的水》

的國土，擊敗法西斯。

寫實平民的苦難

戰爭很殘酷，戰爭不好玩。這是蘇聯宣傳畫的另一個特色。今天，部分中國人一提起戰爭，津津樂道的是飛機的數量、坦克的速度、艦艇的噸位；平民的傷亡，在他們的眼中，則只是一組數字而已。

《你是我的希望，紅軍戰士》，畫面簡潔明了——少女緊握着鐵絲網，用期待生命重生的眼神，注視着遠方，等待蘇軍前來解放。而德軍則用槍瞄準着鐵絲網內的平民。鐵絲網

內，可以想像成是淪陷區，也可以假設為集中營。鐵絲網內，每天上演着殺戮、哀嚎、飢餓與絕望。

而宣傳畫《復仇》中，死亡不再是一個可能的威脅，而是變成了現實。母親抱着已經長眠的女兒，痛苦絕望地思考着未來。至於畫面的背景，則留給了觀賞者無限的想像空間——原野與火光；或是塌陷的地獄。

戰爭殘酷的一面，是不能迴避的話題，也是戰爭中的主題。戰爭是一種軍事行為。但是，如果戰爭於國民的生命、健康、幸福毫無意義，則這樣的戰爭絕非正義之戰。這也就是為何反戰呼聲、和平主義在當今時代特別受到推崇的原因。因為這是人性的體現。

蘇聯戰時畫報的啟示

受到當時蘇聯政治體制的影響，蘇聯的一些宣傳畫報也有紅、光、亮的風格；部分作品也確實是高、大、全的內容和主題。但是，這並沒有妨礙蘇聯宣傳畫的民族特性和人性色彩。創造歷史，延續歷史，成為了蘇聯乃至今日俄國延續沙俄的一種全民式傳統。

民族性與人性，都是對人的價值的尊重。蘇聯戰時宣傳畫，無論是讚揚國家的保衛者，還是批判侵略者，核心永遠是人。在今日俄國的街頭，最受尊重的，也是那些曾經在戰爭中獻出過青春的老戰士。他們胸前的一枚枚獎章，代表了時代與民眾的肯定。

再看今日的俄國軍隊，最能夠體現軍隊藝術美學特質的一些事物，有着完整的歷史沿革。蘇

聯不在了，但是那些印有五星鐮刀錘子的功勳部隊軍旗、徽章，通通被保留。沒有人會認為這是政治不正確的古董。一首首耳熟能詳的軍歌，從沙俄一直唱到了今天。有些東西，伴隨着改朝換代，會被埋葬，但有些則彪炳千秋。

難以想像，在今日俄國這樣的國度之中，會拍攝出抗德神劇。第一個不答應的，就是那些老兵，市場也不會給這種作品以回報。



《復仇》



駿馬身上刻有象徵「祿」字紋樣的「祿駿」，身上披着 Suzan 拼貼的金光燦爛幾何。

荷蘭國寶級藝術家 Suzan Drummen